



华不注投稿邮箱:
qlwbhzb@163.com

【城事】

北马鞍山小记

□韩小荣

相传楚汉战争时,楚霸王项羽被困在垓下,败退至乌江渡口时,有渔人来接他渡江。项羽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却也不忍心自己心爱的坐骑乌骓马落入敌人手中。于是,他让渔人把乌骓马运到了江东。然后拔剑自刎。乌骓马因思念主人,躺在地上痛苦翻滚,力竭而亡。马鞍落地后,化为一座形似马鞍的高山,后人便称呼此山为马鞍山。

知道这个传说后,我深受感动。这不肯过江东的楚霸王,虽然一败涂地,千古伤心,然而,他曾经拥有这么忠心的坐骑,就连屁股下的马鞍也这么有灵性,奋而化作山峦,给历史留下悠久的见证。想那英雄虽殁,也真不枉此生了。

后来听说,马鞍山雄伟奇秀,曾为六朝畿辅,引逗得天下名流俊士、贤达巨卿纷纷前往泼墨挥毫、勒石刻碑,留下众多名胜古迹。

我客居济南多年,虽有周游天下之心,寻访名胜之意,奈何俗务缠身,不能成行,只能遥望碧空,徒增神往。

朋友小周来访,嬉笑我舍近求远。“济南有两座马鞍山,一南一北,双峰对峙,你咋不去转转?”我问:“这两座马鞍山可有来头吗,难道也是古人的马鞍落地而生?”小周笑而不语,原来她也是只闻其名,未睹其面。于是,我们决定先去北马鞍山一探究竟。

我们先坐公交车来到了北马鞍山附近的栗山路。北马鞍山和栗山相隔不远,是两座土山。著名的“齐烟九点”一下子就囊括了这两座并不起眼的小山头。

我们在一片民居中拐来拐去,终于找到北马鞍山入口。抬头一看,山形西边高,东边矮,像是斜放的马鞍。山上树木苍郁,蔚然深秀。

当我们想去爬山的时候,有个门卫大爷出来制止了我们。原来,这座山如今禁止攀登。门卫大爷看我们很失望,为了安慰我们,他给我们讲了一些关于马鞍山的历史。

大爷说:“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曾发生一次著名的‘齐晋鞍之战’。当初,晋国联合鲁国、卫国来攻打齐国。齐顷公率领大部队迎敌,在北马鞍山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齐顷公骄横轻敌,吃了败仗,被三国军队打了个车仰马翻,尸首遍地。当时,齐顷公穿着红袍戴王冠,被敌兵紧紧相追,一时逃脱不掉。忠贞的部将逢丑父急中生智,让齐王和自己的衣服换穿,齐王方得以逃脱。逢丑父虽然被晋王捉住了,不过,晋王惜才,并没有杀害逢丑父,忠肝义胆的逢丑父最终回到了齐国。”

春秋无义战。没想到,这么一座不起眼的土堆周边竟然发生了一次这么重大而惨烈的战役。遥想当年,这里该是旌旗招展,剑戟林立,两军对峙,气壮山河。几番厮杀之后,这里也曾是满目疮痍,草木凋零,疾风怒雨,禽鸟不鸣。

好在,这罪恶的战争中,有一个忠臣良将,智勇双全的逢丑父形象。在历史上,那些充满正能量的人物总是让人心生愉悦,满怀敬仰。

我们站在山下,望着山上密密匝匝的野树,兴叹了一番,然后告别门卫大爷,打道回府。

这次出行,虽然没有尽兴,总算也亲睹了北马鞍山的真面目,也知道了北马鞍山一带曾是古战场的史实。

【琐记】

老济南的『舞斗斗』及其他

□张稚庐

旧时的济南芸芸众生中穷人居多。儿童生活贫乏枯燥,家庭主妇几乎天天围着锅台转,月月为柴米油盐愁,谈不上什么娱乐,街上偶尔来了玩“舞斗斗”者,那锵锵的锣声,高亢的歌唱,会引起妇孺们开心一笑。

所谓“舞斗斗”,就是木偶戏,济南老百姓则叫“舞斗斗”。舞斗斗表演者都是“一人班”。舞台、道具、乐器、“演员”全装在一副担子里。每逢演出,即在街头的宽绰处靠墙壁支起个六七尺高的蓝布帷,遮住三面。布帷上部安座小彩楼,其高不过二尺,宽二尺多。朱甍碧瓦,挂有绣帘,这便是“舞台”了。“锵锵”,表演者在布帷里敲起锣吹起竹哨子。不一会儿,彩楼下便站满挨肩擦背的观众。忽听“来也”一声,抬头向上看,只见一员身披盔甲、手持长枪的武将撩开绣帘出场了……

木偶戏始于唐盛于宋。据吴自牧《梦粱录》载,南宋时有悬线木偶、杖头木偶、水木偶三类。剧目繁多:“凡傀儡教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历代君臣将相之故事。”

昔年济南流行的是一种“手托木偶”也叫“布袋木偶”,其形体不过八九寸高。秃脑壳上可戴纱帽、安头发,变出种种形象。木偶的衣袍肥大,像一个布袋装饰得红红绿绿。表演者将手伸入“布袋”内以操纵木偶,不仅能翻滚蹦跳,“走圆场”,还能吧嗒吧嗒眨眼睛,可谓神灵活现。表演者一个人围在帷幄里,用脚敲锣击鼓,双手玩着木偶,或粗着嗓子当莽汉,或细声细气、酸酸溜溜学着娘们儿腔。人物对白滑稽有趣,逗人笑得合不拢嘴。所演诙谐小戏如《猪八戒背媳妇》《锯缸摔碗》等。

其中《杨香打虎》留给我的印象最深,这故事出自传统的“二十四孝”之一。杨香是晋代人,年十四,某日随父下田收粟,不想南山上下来猛虎将其父吞食,急得杨香“呼天抢地”——小木偶的脑袋咚咚地撞着舞台上的栏杆——随之杨香与虎搏斗起来,闪展腾挪十分热闹。虎终被杨香打死。有趣的是,他又从老虎的血盆大口里拉出



上世纪70年代,黄俊雄将布袋戏搬上电视,编演的《云州大儒侠》轰动台湾,连演583集,最高收视率达97%。

父亲来,其父又活了,父子遂抱头痛哭……观众可爱看了。

上世纪40年代末,吾家小梁隅首街路北有座闲子祠,早已成为大杂院。里面曾住过一个玩舞斗斗的汉子,姓赵,紫膛脸,瘦高个,独居。街坊上叫他“赵大个”,不知何许人。他每天上午挑着担子去各处玩舞斗斗,黄昏归来,一天可转五六个地方,或去赶集。每演十几分钟,他便从布筒里出来,向众人抱拳作揖,说:“有钱的帮钱场,无钱的帮人场,我得向大伙告帮啦!”接着手持小簸箩向看客敛钱,这时尽管走散了一多半人,可毕竟有“良心”的也不少,有的给100块(合现在的1分钱),有的给200块,他一一称谢。一次可敛两三千(合现在两三毛)之多。据他说一天可挣万把块钱,约合现在1元多钱。玩舞斗斗者是“混穷”的玩意,可所得不菲,须知当时一个技术很好的泥瓦匠人,一天的工钱不过一万二千元(合现在1.2元)。

这类现挣现花的流浪艺人,最愜头的是阴雨绵绵的天气,若秋雨连下几天,赵大个会无聊地坐在祠堂门洞里抽旱烟袋,望着丝丝的细雨,往往向邻人说:“老天爷让我歇牙啦!”

1960年,民间艺人组成了一个“济南市木偶皮影剧团”。不久奉命不演传统木偶戏,要编演现代题材的新戏。木偶秃脑壳戴上了“鸭舌帽”扮特务,有的穿上蓑衣挎上枪……我看过一出,东海民兵捉特务的戏,旧“舞斗斗”里那种滑稽风趣味

一点也没有了。木偶换了现代装,倒显得怪模怪样,人物对白也成了“话剧腔”。没几年“文革”祸起,剧团散伙,艺人改行去了工厂或商店。

相传福建、台湾的布袋木偶戏历来最盛,与济南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其精雕细琢的小舞台,金碧辉煌,独特的木偶造型,瑰丽的服饰,讲究的道具,无出其右者。一台戏仅“头手”(操木偶的艺人)就须四五人,且配有丝弦锣鼓,说唱俱佳,能演文武成套的大戏。

几年前,我薄游台湾,某晚在垦丁旅社的电视里看了一出由黄立纲布袋戏剧团演的武侠剧《九龙变》。木偶玩得活灵活现,神乎其技,又配上现代的声、光、电技术,飞金流彩,妙不可言。人物插科打诨十分滑稽且杂以英语,令人绝倒。艺人将这古老的艺术演变得戛戛生新,别开生面。

翌日与旅社中的一位老年茶房谈起昨晚木偶戏的热闹,据他说,黄立纲是台湾木偶戏大师黄俊雄之子。如今台湾庙会酬神仍要演木偶戏。上世纪70年代,黄俊雄编演的《云州大儒侠》曾轰动一时。

尤为可喜的是,2012年12月,“福建木偶戏传承人培养计划”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实现了中国在这一领域零的突破。漳州、晋江的布袋木偶戏必将传承下去,让艺术家赋予木偶的灵性永远活跃在人间。



大明湖畔·小小说征文

投稿邮箱:lixiaoxie@163.com

值勤

□辛牧

老王干了二十多年交警了,这回又让他到十字路口值勤,心里有点儿不太高兴。多大年纪了,怎么还让我去一线?

早上七点,他到了和平路十字路口,站到路中间。他想想,有红绿灯,大家按信号灯走就是了,怎么还得让一个人站到这里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他站在那里,有点心不在焉。一辆车不耐烦地撼动着喇叭,老王往旁边闪了一下,车从他身边疾驶而过,驾驶员嘴里咕嘟了一句,“有病啊,挡在马路中央。”

老王脸上更难看了,他十分生气,“我有病?还不是被你们害的?”他迎着对面的车流举起了手,示意停车。车流停住了,前面几辆车紧急刹住,莫名其妙,又显得有些害怕。这时,老王才发现,好好的绿灯,自己怎么就让停住了呢?他知道自己搞错了,全是被刚才那个司机摁喇叭气的。车都停下了,司机们并没有什么脾气,乖乖地等在那儿。老王心里稍稍有一些不安,毕竟自己指挥错

了,慌乱之间,他做出了示意,让另外方向的车通行。这样,本来是等红灯的车就开动了,一辆驶向老王身边的宝马车司机朝着等在绿灯那里的车得意地瞥了一眼,一踩油门过去了。这一会儿工夫,老王心里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念头,绿灯!绿灯算什么?我让你停住你就得停住。他感到一丝儿快感。刚刚司机朝他鸣喇叭的气儿也就一下子散去了不少。

老王忙碌起来了。他不住地指挥着。有时,分明不用指挥,他也在那里指挥来指挥去,是很很卖力。一会儿又站在一边不动了,任你行或者停。反正,他只是凭着自己的心情,一会儿让车停下来,一会儿放走一批。

逐渐地,他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马路交警,他其实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兵马大元帅。这方小小的路口,就是他的点将台。

不久,有人反映,和平路口亮了红绿灯没作用,全凭值勤交警在指挥。既然这样,还设个红绿灯干什么?

在一次会上,领导就说了到这个问题,“最近,有群众反映,个别路口的交警不按红绿灯信号值勤,影响了交通,以后值勤时要注意点儿。”老王一听,好像说的就是自己,仗着资格老,也是下意识就搭了一腔,“都按信号灯走,还要交警干吗?”他这一说不打

紧,许多交警也跟着议论起来。“就是,好多人不按信号灯行驶,没了交警更乱套。”

“特别是那些开好车的,像是了不得似的。开好车就可以违章?”

“信号灯设得不科学,有时亮半天绿灯没有车通过,就得靠值勤交警协调。”

老王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响应自己,他就端坐了一下,双手正了一下警帽,反而不说话了。这件事没有议论出什么结果。但老王值勤却是更加随意了。到后来,和平路口几乎全凭老王指挥,即使绿灯亮了,有的车也不敢大胆通过,而是先去看看老王的手势。

老王也不觉得累,一下班回家,心里反而空荡荡的。这天,老伴说,“人家老刘退休了,比你才大一岁哩。你也早退下来,别去受累了。”老王一听,脸突然阴了下去,“哎,好好地,怎么能退休呢?你没听说,现在国家正在研究延迟退休年龄呢,说不定,我这一茬正好赶上呢!”说到这里,老王的印堂一下子亮了起来,“咱这辈子什么也没赶上,这回若真能赶上晚退休,那就好了。”

老伴疑惑地望着老王,“你这老头子,不是天天盼着早退休吗?”老王微微一笑,“我是故意那么说,我干得可欢哩。”